

福建老根据地人民斗争故事

报信姑娘

第十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老根据地人民斗争故事

报 信 姑 娘

第十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报 信 姑 娘

*

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 1 2/3 字数22,000

195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60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 8,651—14,700册

統一书号: T10104·127

定 价:(6)一角二分

目 錄

報信姑娘……………曹興、春坡、亞勉（1）

靠 山……………馮 村（11）

紅軍打沙縣……………劉正廣（21）

發生在海邊的故事……………煒 萍（26）

报 信 姑 娘

曹兴、春坡、亚勉

在永定金丰大山的山脚下，伸展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溪。溪的周围都是高山丛林，两岸悬崖峭壁，溪中一座浮桥，风景十分秀丽；每逢春天，桃花接着杏花，红花偎着绿叶地遍野怒放，清澈的溪水象仙女身上的飘带一样，轻轻地流着……。有名的大溪背采茶阁，就在这个幽美的地方。

由于采茶阁地势险要，是整个金丰的咽喉；因此，它便成为金丰大山根据地的三大隘口之一（注一）。早在1926年间，这里就有了党的活动，并且建立了交通网。

1930年，蒋匪集中兵力向我闽西苏区进行所谓“三省会剿”，大恶霸胡道南和林伟民又钻出头来勾结匪军组织民团，进行倒算。当时，金丰党的负责人曾牧村，卢肇西和陈正等同志先后在岐岭、双洋、古洋、月流等地组织了赤卫队和游击队；为了和敌人作长期斗争，决定除留下部分同志继续领导群众扩大武装外，大部分的红军游击队都集中转移到金丰大山一带活动。因此，红军的交通网又在采茶阁重新恢复了起来。

春天，大地欢笑了。

山林里的画眉、燕子和百劳鸟都在得意地飞翔着；鸟鸣和着溪水的流动声，在春风里轻轻地回荡……。

清晨，一个年青的姑娘挽着一篮髒衣服來到了溪边。春風吹着她的头髮，朝霞把她的身影倒映在清澈的溪水里，使她的身姿顯得更美丽了。姑娘一边洗着衣裳，一边唱着她喜爱的山歌：

太陽出來亮堂堂，
阿妹溪边洗衣裳；
衣裳洗个白白淨，
紅軍穿上打勝仗！

.....

这个十八九歲的姑娘，就是采茶閨妇女会主任游鳳娘独生的女儿謝菊娥。她長着一付秀丽的身材，烏黑的头髮，蛋圓形的臉盤，一对眼睛晶明閃亮；村里人都說，姑娘的智慧和勇敢都隱藏在她的眼睛里。

那时候，紅軍的聯絡站就設在她家里。陈正等同志也住在她家。当时菊娥已加入了赤衛隊，經常一个人打扮成砍柴的、拾糞的、或探親的，到村外去探听消息。

这天正是清明節。当菊娥洗好衣服回家的时候，見媽媽已經把早飯煮好，准备到中川村舅舅家去了。菊娥要跟着去，她媽开初不肯，說怕同志們來了沒人接头，叫她留下，但菊娥一直鬧着要去，說今天同志們不会來，她媽也实在扭不过她，最后也就答应下來了。原來按照老規矩，每逢这天菊娥都要跟媽媽回中川村舅舅家里去探親，看迎“馬子娘娘”。（注二）

她母女來到中川村，見到处人山人海，鑼鼓喧天，把全村

都要鬧翻了。菊娥本來是個勤勞的姑娘，來到舅母家，沒等吩咐，就拿了簸箕到外樓去幫舅母舂米做飯了。

菊娥一踏進外樓的米碓間，就看見樓外屋檐下有一大群白軍在那兒七豎八斜地躺着，有的象死豬一樣地在呼嚕呼嚕地打鼾。她覺得奇怪，便偷偷地問舅母這些兵是從哪里來的。

“別多嘴，是胡道南到廣東請來的。”

“胡道南？”菊娥眨着眼睛，內心卜通卜通地跳着。

一打听，原來是下金丰民團團總胡道南想趁這個熱鬧的節日來襲擊我們的紅軍，便親自到廣東大埔去請了一百五十多名所謂“中央軍”來，並會集了上金丰外號“大老虎”的林偉民的匪徒共二百多人，準備向金丰大山進行“圍剿”。這天中午，胡匪擺起了酒席，特請廣東軍匪營長和林偉民來大喝一杯，共議“剿共”計劃。

“怎麼辦呢？”菊娥的心越跳越緊，她一直不放心，跑到外樓周圍徘徊，突然聽到樓內大廳里傳出喝酒猜拳的聲音。頓時，菊娥的心里一亮，便偷偷地跑到酒廳的隔壁小房間里，把耳朵貼在牆上，偷听里面的動靜。

“向營長敬一杯。”這是胡道南的聲音。

“同敬胡團總，祝明天凱旋歸來，步步高陞。”偽營長回答說。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團丁跑了進來說：“報告團總，人馬到齊了，總共人數三百五十七人。”

“好。通知各個隊長，明天清早五點十分向金丰大山進

軍。”接着又說：“叫他們注意第一道棧大溪背的動靜。”

“是。”团丁就走了。

菊娥听到这里，实在安不下心來，就跑去找她媽去了。

“媽，你看該怎办？”菊娥把情况談了以后，焦急地問道；她的臉色青青的。

她媽也呆住了，皺着眉头，过了一会，才果斷地說：“快，你跑回村报告去！”

菊娥便借故說家里有事，向舅母講了一声，就一溜烟地跑回去了。

杵林里漆黑漆黑的。菊娥憑着她的記性，走了一里多長的山路，急急地朝溪边浮桥走去。剛好走到桥尾，不知是太慌張还是太疲倦，菊娥突然眼前發黑，渾身无力，一个筋斗就摔到桥下去了。幸好溪水淺，她掙扎着爬上了溪边的草地上。这时菊娥已暈迷不省人事了。許久，她才打了一个寒慄，顫抖了几下，人才慢慢清醒過來；摸了摸身子，全身都濕透了。

“噢！我还要去……”她驀地爬起來要跑，剛提起脚，突然感到全身疼痛，身子顛簸了一下，又倒了下去。

“不，我不能再耽誤時間，我一定要去……。”停了一下，她又忍着痛，一步步地往漆黑的山坡走去。……

夜，山林靜悄悄的。在一条小道上，出現了兩個一高一矮的黑影；菊娥睜开眼睛，聚精会神地朝前望去。

“通訊員，往哪里去呀？”菊娥發現來人是陈正同志的通



停了一下，她又忍着痛，一步步地往漆黑的山坡走去……。

秋 吟插图

訊員后，又驚又喜地叫道。

“唷！菊娥，你怎么在这里？”通訊員看到她滿身湿得象落湯雞似的，便驚訝起來，連忙上前拉住她的手。

“快走，回去，明天敌人要來……”

通訊員一听，知道有情况，沒等她說完，高个子立刻將她背起，就朝密林里走去。

西屋里，同志們正在开会。

突然，“吓”地一声，兩扇門推开了，通訊員背着菊娥走了進來；陈隊長和同志們涌上前，会場的气氛顯得有些緊張。

菊娥看見同志們，心里立刻亮堂起來，全身也有了活力。她喝了一杯开水，把蓬乱的头髮用手輕輕撻了一下，就把今天在中川探听到的敌情向陈隊長和曾指導員作了詳細的彙報。

晚上，西屋里繼續开会；根据新的情况，研究作战計劃問題。曾指導員和陈隊長分析敌情以后，認為敌人虽多，有洋槍洋炮，可是这些都是“豆腐兵”，不堪一击。虽然这样，但我們还是不能輕敵，为了减少損失，一定不要和敌人硬碰硬，要利用大溪背的險要地形來伏击敌人。大家同意这个意見，會議結束後，就分头星夜出發到附近的双洋、古洋、歧嶺、月流等鄉去組織赤衛隊，具体安排各路的伏击作战計劃。

深夜四點鐘，四道埋伏綫已經布署好了。

第一道埋伏綫，是監視下洋的來路；這條是封鎖敵人退路的重要戰綫，由赤衛隊長曹源有同志帶領雙洋的赤衛隊員進行埋伏，由曾指導員親自指揮。第三、四道防綫不是打擊敵人主力的，由張達興同志帶領古洋、岐嶺的赤衛隊進行埋伏。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阻擊逃敵，並吶喊助威，擾亂敵人軍心。最重要的是七口塘的第二道伏擊綫。這是打擊敵人“威風”的重要戰綫；假如這一綫不能把敵人打退，我們就無法四面伏擊，會使敵人成為“漏網的魚”。這一綫由精悍的游擊隊員和赤衛隊員組成，由陳正同志指揮。隨後又有月流鄉的五十多個赤衛隊員趕來要求參加戰鬥。

人很多，大家的戰鬥情緒也很高，可是武器不多；該怎麼辦呢？總不能空手去打敵人呀！

同志們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謝菊娥从人群中挤了出來，站在最高的地方，揚了揚拳头說：“我提个意見吧！大家別再呆了。我們快派人回去拿大刀、梭标和鉄耙，这样也可以和敌人拚一拚。”大家同声回答了一声“好”，接着旁边一个老赤衛隊員說：“还有一个更妙的办法，快回去拿一些煤油箱和鞭炮來；敌人一來，我們就在洋油箱里放鞭炮，咚咚咚咚的，敌人不曉得，还以为我們放机枪哩！”他剛說完，全場鬨笑起來，不斷的鼓掌。

天蒙蒙亮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匪軍从那小松林里闖了出來。敌人很狡猾，走在前面的是十多个便衣隊，他們有的化裝

成挑担的妇女，有的扮做商人，神出鬼沒的領路而來。中間是民團，緊接着是頭帶鐵帽的“廣東軍”。匪營長和民團團總胡道南、林偉民騎着馬跟在後面，裝出一付威風的樣子。這些，伏擊的同志都看得一清二楚。

匪軍進了村口，十幾個領路的便衣隊站在浮橋上，躊躇了一會，一個“商人”模樣的傢伙，馬上回頭跑去請示胡道南：“團總，隊伍向哪路前進？”

“過橋！”胡道南很果斷地說。他掏出手帕在肥腦袋上來回地擦着汗。

匪軍過浮橋了。埋伏在第一道戰綫的同志們，眼睛都冒火了，恨不得馬上開槍干一場。但指導員說要誘敵深入，叫大家忍耐，不能暴露，真把同志們急壞了。

約十多分鐘，敵人全部陷入了我們的伏擊圈內。

這時，第二道埋伏綫早已擺布好了。菊娥領導的十多個婦女，個個都抱着一個煤油箱，手上拿着一串串的鞭炮，在松林里埋伏得很好。

五點二十五分，敵人沿着崎嶇的山路，向那七口塘的大山坡爬去。陳隊長叫大家注意敵人行動，等敵人來近了，他突然大聲地命令道：“同志們打呀！”一陣猛烈的排火，把領路的敵軍打得前伏後仰，措手不及；後面的隊伍聽見前面四處都是槍聲，吓得半死，敵成了一團，扭頭就跑。那三個匪首在馬上搖着指揮刀，逼迫匪徒再沖，但民團的團丁都吓得兩腿發軟，站着不敢動彈。這時匪營長想顯一顯威風，便自己帶領廣東軍直

冲。一时，炮火激烈，攻势很猛，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正在这紧急关头，菊娥看了看煤油箱和周围的同志，灵机一动，大声喊道：“机枪连开火！”姑娘们一听，马上点着鞭炮，放在煤油箱里；立刻周围山头都是“咚咚咚咚”的声音。敌人以为是红军的机枪响了，其中那些怕死的就滚下山去，旁边的匪兵以为他们“中弹”了，更是惊慌，大叫“不好，不好！是洋共，洋共！”（注三）匪营长一听“洋共”两字，吓得脸色苍白，立刻指挥匪兵往來路撤退。

当匪兵们刚过浮桥，第一道埋伏线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冲锋声和枪声，接连打倒了几十个敌人，其他的也象惊弓之鸟，跑的跑，倒的倒，一个个砍杵筒一样地连人带枪滚到溪里去了。接着，发自第二、三、四道伏击线的枪炮声和喊杀声也愈来愈近了。其中菊娥领导的“土机枪”更是“打”得来劲，整个山头都是“咚咚咚咚”的声音，吓得敌人慌成一团，人碰人，枪碰枪地走头无路。胡道南和林伟民两个匪首见势不妙，竟翻下马拔腿就跑，匪徒们一见，也就个个丢枪争先跳溪逃命了。这时我们四道伏击线的同志们，正好居高临下地集中火力痛打敌人；尸体满溪，各式各样的狼狽相都现出来了。

到中午十二点正，战斗就全面胜利地结束了。四道战线的同志们都来到大溪背会师了！曾指导员和陈队长骑着缴来的白马，一百多个无枪弹的赤卫队员也背着枪来了。“土机枪”队的姑娘们更是满脸红光，男同志都说她们的功劳大，而姑娘们却害羞起来，菊娥说：“你们的功劳才大哩！”接着大家你一

言我一語地談論起战斗的情景，有的就唱起了山歌；整个山林都欢騰起來了。

（注一）金丰三大隘口是指大溪背采茶關、蛟岑牛古嶺和雨頂坪这三个地方。

（注二）迎馬子娘娘是解放前農村的一种迷信的風習，羣众也借此節日來欢乐一場。

（注三）敌人称我紅軍正規部隊为“洋共”。

靠 山

馮 村

开 头

要講这故事，得先从橫堰村講起。

橫堰村在上杭縣的岩下山附近，是个二十多戶人家的小山村。村里農民1929年就在共產黨領導下暴動了。不久以后，朱总司令帶兵攻打上杭城，全村人凡能動的也都去参加了。紅軍長征以后，蔣介石集团为了扑滅革命火焰，企圖消滅岩下山上的紅軍游擊隊，曾三番五次派遣軍隊包圍岩下山。他們使尽了各种殘酷手段來割断群众和游擊隊的联繫，讓游擊隊不攻自破，餓死在岩下山上。但是，橫堰村的群众在敌人的百般監視下，却想尽了各种办法，把粮食送上了岩下山。

敌人老羞成怒了。在1936年冬天，更加緊了对岩下山的圍剿和对周圍山村的摧殘。臘月里的一天，敌人派了四十多人到橫堰村抓了老“接头戶”李松盛。敌人妄想从他嘴里得到一些游擊隊的消息，把他帶到石圳潭，先用棍子打，后灌辣椒水，再用杠子滾，用火燒，用电刑……总之，使尽了各种硬的、軟的办法逼誘他，結果，都失敗了，就把他拉回了橫堰村，当众槍斃。

那是一个北風呼号的傍晚。李松盛老漢穿着身破不遮体的

衣褲，露着血肉模糊的身軀，挺着胸站在群眾面前。群眾望着他那從容不迫的神態，都掩着臉哭了起來。

敵人指着李松盛向群眾說：“今後誰再通紅軍，就這樣處置他們！”

李松盛老漢却喊：“鄉親們不要怕，十八年後還是好漢！”

他英勇地就義了。

不久，敵人又以同樣手段殺害了“接頭戶”李發清同志。

但是，敵人的屠殺手段，並沒有吓倒橫堰村的革命群眾。

李松盛和李發清兩同志倒了下去，孔六妹等同志又站了起來。

那時候的孔六妹，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婦女。她個兒長得不高；瘦瘦的臉上老挂着笑。這個暴動時的少先隊隊長原是新坊村人，因娘家窮，媽媽生下她來時，一看是個女的，就長嘆了口氣說：“又生了個賠錢貨噢！”於是，第九天就送給人做了童養媳。長大成婚後不久，丈夫就死了，直到暴動後，他才與人自由戀愛結了婚。在那戰鬥的年月里，她和群眾一起，長期地支援革命鬥爭，成了閩西婦女的好榜樣。

火 燒 橫 堰

李松盛和李發清同志的英勇犧牲，鼓舞了橫堰村群眾的革命鬥志，但是也引起了敵人对他們的嚴重注意。於是，橫堰村的形勢就一天天地緊張起來。

臘月里的一天，偽保長鄧家傳來到了村里，召集群眾開

会。这家伙是鄉里最大的一个地主。生得肥头大耳，脖子上挂着一堆橫肉。他穿着馬挂，挺着个肚皮，在台子搖頭擺尾地說：

“哎，你們听着，共匪游击隊，被困在岩下山一帶，眼看都要被剿清了；要緊的是，誰也不能送粮食給他們。國軍知道，你們都是些紅骨头，因此，命令你們馬上搬到新坊村去，不然，就不客气了……”

他的話還沒講完，群众就鬧了起來。

只听孔六妹喊着說：“我們生是橫垵人，死是橫垵鬼，搬家万万不能！”

“对，你們要錢要粮都可以，搬家万万不能！”

“好，你們不搬也可以，那只有一条路了。來人，放火！”

“不，不，慢來！”一个老漢走上前去求饒說：“搬家可以，好不好过了年再搬？”

鄧家傳想，这些群众都是些窮骨头，一心向着共產党，动硬的他們是不怕的，后果反而不妙，于是就同意地說：“好吧，到时候不搬可就不客气了！”說着，把眼皮一翻，屁股一轉，拄着文明棍就下山去了。

当天，孔六妹就把这情况去报告了游击隊。

“你說怎么办呀？我們是万万不能搬家的！”

“敌人已經把刀按在我們脖子上了，不搬大家会吃虧，还是搬了吧！”